

歐陽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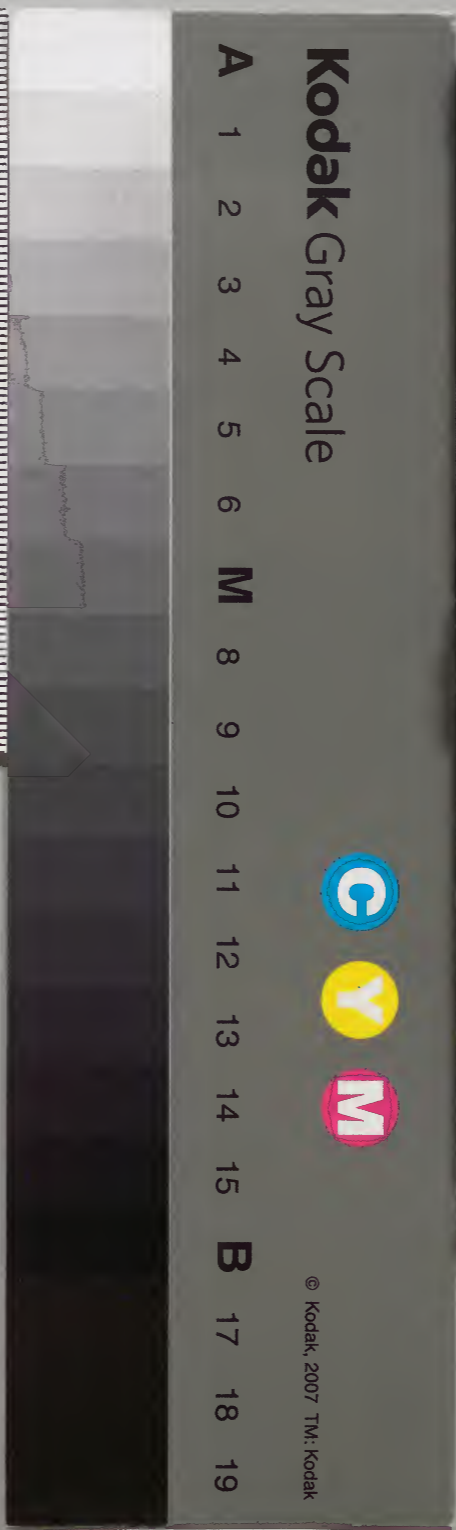
八十三之六

墓誌
碑銘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四	四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四	四	九	九

內閣文庫		
冊	架	函
三	五	九
冊	架	函
四	四	九
冊	架	函
三	五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5
冊數	44 (26)
函號	315 48



許公全集卷八十三

淺草文庫

尚書工部郎中

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

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漑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漑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惧大臣以為憂叅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儻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

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

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
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
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
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

于國末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
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
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未興軍
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嘆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全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間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

皆偏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川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

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
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
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
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
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
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
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
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
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
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

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
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
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能
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
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
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
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
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

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善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

葬育如巴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比原銘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強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太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徃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徃來咸驚顧相語曰茲
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
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
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
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

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
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
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
麗閑肆平淡又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
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
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
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
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
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
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
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
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
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
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朔州鹽稅
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
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
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

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
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
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
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
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
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
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
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錚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真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巳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徃徃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與

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脩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口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

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
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
嗣事以為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
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
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
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
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
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
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

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
疾卒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
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理命數百言已而
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
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
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
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
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末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
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
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衮

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
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圍城
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
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四

墓誌六首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蟬是謂皇考府君勿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毋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

長尤好學日必誦讀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夫上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
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
監生貶監陳州權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復其身以
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貽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
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徃徃至榮顯
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所具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

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
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
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
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
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
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
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
竄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者老將有
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
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
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
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
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
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
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
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廕其男長曰洎
明州觀察支使次日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日泳漸
沉風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廕二孫某官其餘慶之
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

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於
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
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
士漢公又以明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
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痍焚
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
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張嘗有德於漢而
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
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
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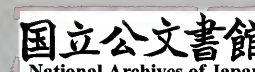
若十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肩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父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

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頰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箕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



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

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并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魯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

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
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
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
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
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
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
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
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
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
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考武昌令

諱都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傲皆家吉州又
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
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充詳
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
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
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
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

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負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

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
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父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
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
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
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
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

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
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
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天將幸真定君
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
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
而悟將拜某官旣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
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
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一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䟽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沫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

布衣飛籍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未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為孫

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廕補三班
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毅質
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官能
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
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
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
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為
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
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
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

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
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
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
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
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
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
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
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
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
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

皆以材賢克承其家文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
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
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
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
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
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

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
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
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
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
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
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于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
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
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
文本文通早卒文敏出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
子中允知蘇州富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
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
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
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
縣太君文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
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
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五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闞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闞公神道碑銘

惟闞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于梁晉
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
鄆之諸闞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

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
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
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為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言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號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言語鬯然殿中皆從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
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
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
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
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閩於江淮與中國隔
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
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
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
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
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

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
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
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
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
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時召之已
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
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
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就道已而疾革
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

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
子貴追封泗水縣大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
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
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
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
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
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
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

脩詞曰

閩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王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閩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墓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大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思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陸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湖人歎曰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

一也吾潮聞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
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
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飢
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
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
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
啣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
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
時丁晉公參知政事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
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
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錢
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日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
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
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
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
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曰吾豈惟今日利哉
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
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勅爲木龍
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爲長隄以
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

公因號其隄為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
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
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
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
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詰知祥符縣縣吏惡其
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
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詰政苛
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公為
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詰則姦人得計而沮能矣

詰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
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
者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
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脩
真宗實錄又脩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
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
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
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
遷自議錢塘隄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

福故人子弟以公义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义然
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晋公事敗投海
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
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
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
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
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
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
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事

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
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
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
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
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
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北部員外郎求古王容
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
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
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
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

君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
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躑不安
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
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
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
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才稱於時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閔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借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傳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慶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壻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賢不能必五量五勸五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承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又隳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也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一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一公驩然相勸勸力平賊
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
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
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
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

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
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
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
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
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
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
又求知潁州有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月以其遺表無所請

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
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
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
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
公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

公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若瑞同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兩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繼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

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

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旣又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遷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旣不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

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

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
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
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肇稱其父命以來請曰
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鄆鄆為姒姓之
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
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鄆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
餘歲嘗微不顯及為曾氏而藏參元西始有聞于後
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
反復而世德之積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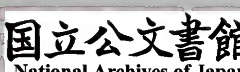
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
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
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
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
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
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著龜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
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
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
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
世富貴而操履其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嘗

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
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
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
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
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
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
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
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
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

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大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幾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旣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

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
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著權知荆南
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
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
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
史館脩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
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
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
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
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
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
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
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
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

上卽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

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
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
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
令其爲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中書令
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
公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
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
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
俊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
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

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
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
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
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唯
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
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
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
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
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
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

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於今
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
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
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
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
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
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
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
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
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

以明經中第爲處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

八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豈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旣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
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
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
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
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臘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
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
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
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
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脩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
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書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

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满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

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比吏
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
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
官怒言陛下雖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
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
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
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
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
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函命置之嶺南自

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
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
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
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
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
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
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畧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

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畧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

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名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